

\*科学家·科技实业家\*

## 张香桐在国际学术交往中的建树

吴建屏

(上海脑研究所)

上海脑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张香桐先生多年来在发展脑所和生理所工作者与国外科学家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友好往来增进了科学家间的友谊，扩大了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同行中的影响，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 一

早在1958年参加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脑电图会议期间，他就与苏、法、美、英、加、意、罗、墨、波、匈等国科学家共同发起组织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拥有大约两万多名会员的全球性学术团体，对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1973年他被选为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1981年被邀请撰写IBRO机关刊物——IBRO News——的特邀社论，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脑研究的发展”。1980年经过他的联系和组织，在上海举行了“分析神经元线路的新技术”讲习班。其论文摘要由美国生理学会出专集发表。这些活动对于促进我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在帮助培养国外科学人才方面他也做出了成绩。1964年以前，苏联科学院曾先后派遣5位科学工作者来到他的实验室进修，打破了我国只单向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局面。这些进修生现在都成了苏联神经科学的骨干力量，其中两名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尽管中苏邦交一度恶化，但并未影响两国科学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而且成为邦交正常后进行科学交往的良好基础。罗马尼亚也曾先后派遣两名科学家来到他的实验室进修，其中1名现在在加拿大任大学教授，1名是罗马尼亚高山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都有一定地位。捷克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Servi所长也派人来进修。一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张香桐的实验室俨然成了一个神经生理学上的“麦加”，为我国争得了荣誉。此外，美国、瑞士等国的青年也慕名前来进修。

### 二

张香桐先生从1965年开始，组织力量从事“针刺镇痛神经机理”的研究，提出两种感觉相互作用的学说，发表论文多篇，特别是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题为“在针刺镇痛过程中丘脑的整合作用”的论文立即被《美洲中国医学杂志》全文转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此后，美国的《科学美国人》、英国的《努力》、法国的《研究》等杂志都纷纷来函邀请撰稿。来上海参观访问的各国医药卫生代表团，有几十个国家数百人次之多，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解开了针灸之谜，把中国古老的医疗技术摆到了科学基础之上。以前，中国古老的针灸医疗技术一向不为现代西方科学界所承认。自1973年以后，世界上的科学杂志开始登载关于

针灸机理的论文，各种科学论文摘要刊物也开始把针灸列为一个独立项目。针灸被现代科学界正式承认为一个科学分支，而张香桐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

1977年日本学术会议第七部、日本针灸学会和日本生理学会三个单位联名邀请张香桐去日本作关于针麻原理的系统报告，以推动针灸研究在日本的发展。同年，瑞典国会为拨款支持针灸研究，特别邀请他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会大厦作关于针麻原理的报告，争取拨款的顺利通过。由于他在针刺镇痛原理方面作出贡献，1980年被授予茨列休尔德奖金，并赴美国波士顿参加授奖仪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又作了关于针灸与脑的讲演，全文以专册形式由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授予他为该院外国院士的称号。亚澳神经外科的一次国际会议在香港开会时，邀请他作“道格拉斯·米勒”(Douglas Miller)讲座的首次报告；瑞士杂志为了介绍他关于针刺镇痛研究的结果，请了瑞士伯尔尼大学生理学教授魏德曼来华访问，写了专题报导；拉丁美洲麻醉学国际会议于1981年在巴拿马召开第十六届大会，该会委托巴拿马政府与我驻联合国大使联系，邀请他参加并作特邀报告，巴拿马麻醉学会还推选他为该学会的名誉会员。最近，世界痛研究协会理事会已提名选举他为该会的名誉会员。

在1972—1978年期间，据初步统计共有69个国家的740人次来张香桐的实验室参观、访问，并求教关于针麻原理的研究进展。

### 三

80年代初，张香桐在担任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常驻学者期间，同该院的高级领导进行广泛接触，建议上海脑研究所与该院所属神经病学研究所(NINCDS)建立科学协作关系，并亲自参与起草和修改协作文件。经过多次磋商，终于在1983年6月正式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根据这项备忘录，签约双方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互派研究人员到对方实验室工作、学习。迄今为止，上海脑所已派出了5名科研人员到对方实验室学习，对培养科研人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同时，他还同美国Utah大学安排了类似的协议，前后派出了3名研究人员到对方学习，相应邀请了两名该校的教授来上海脑所讲学，其中Eyzaguive教授的系列讲座成为当时我所研究生的必修课之一。

### 四

张香桐先生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曾多次担任过各种咨询职务：例如，《神经生理学杂志》(美国纽海文)顾问编辑部成员(1950—1961年)；《国际神经药理学杂志》(瑞士巴塞尔)顾问编辑部成员(1961—1966年)；《脑研究所进展丛书》(荷兰阿姆斯特丹)顾问编辑部成员(1965—1970年)；《脑研究杂志》(瑞士)编辑部成员(1966—1977年)；《美洲中国医学杂志》(纽约)顾问编辑部成员(1973年当选)；世界卫生组织(WHO)神经科学专家组成员(1978年当选)；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中央理事会理事，1973年起，《国际神经病学杂志》(乌拉圭、蒙特维的约)编辑顾问(1985年当选)等。

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和声誉，曾推荐国内大批青年到欧美各国著名大学与研究所去进修深造，学成回国的人已成为我国神经科学界的骨干力量。